

● 李臻文

跟不同年齡的人結為知己，都可以是很美麗的交往，多齣歐洲電影把忘年交刻劃得細膩動人，其中最感動我的是拍於一九八九年的《星光伴我心》(Cinema Paradiso)。

影片中描寫一個小戲迷和一位老放映師的真摯友誼。小戲迷醉心電影，常常流連於老放映師工作的戲院，央求老伯伯把剪掉的菲林送給他——在那保守年代，凡有男女接吻鏡頭，都被負責電檢的老神父勒令剪掉——為免「教壞細路」，老放映師並沒有答應小戲迷的要求。

一個「人細鬼大」，一個寬厚慈愛，開展了這段忘年交。

後來電影院失火，小戲迷救了老放映師一命，更繼承了他放電影的工作，因為老伯伯的雙眼在大火中瞎了。經此一役，兩人的友誼更見深厚，老放映師教他做人道理，教他追女仔技巧，更鼓勵他跑出大城市闖蕩，追尋自己的電影夢。

這時候，一老一少成了互相支持的知己。

多年後，小戲迷成了蜚聲國際的大導演。他回家鄉出席老放映師的葬禮，收到一卷拷貝——原來老放映師當年暗中藏起菲林，在孤單寂寞的失明歲月裡，默默地把菲林一段一段連接起來，作為送給這位小友最後的禮物。大導演獨自坐在放映室裡，看著一幕幕沒有連貫性的接吻戲，不禁熱淚盈眶……

如此動人的友誼，豈是年齡所能限制。

留學加拿大的日子，有幸結識一位文壇前輩，他在我參加的辯論比賽中擔任評判，賽後大家交換電話。起初多是我向他請教這請教那；後來熟絡了就開始天南地北地閒聊。也許因為大家性格相似，我們一談往往就是幾小時，從世界大事到文壇逸事，無所不談。

前輩是著名的怪論高手，他不嫌棄我這無名小卒，願意分文不取，與我在學生報上平起平坐合寫一個「鬥嘴」專欄。他就像武俠小說裡的世外高人，透過實戰向我傳授寫作「內功心法」，使我一生受用；他雖非中文老師，但在電話閒聊中，三言兩語就教曉我粵語九聲的變化、詩詞對聯的平仄格律，令我得益匪淺。

回港後，大家各有各忙，已經很少聯絡了。但每逢想起他，每逢重看《星光伴我心》，我的內心都會泛起陣陣暖意——感謝天父，讓我在年輕歲月裡，曾經遇上一位忘年之交。

(作者於北角堂聚會)



# 忘年交

● 梅雪珍

我有一位已退休的好朋友。他是我在澳洲唸書時的老師，有個中文姓氏，叫查普曼 (Chapman)，教我地貌學和環境地理，相交多年。



查有一頭白髮，鬍子是白色的，臉紅紅，活像聖誕老人。他很愛學生，我們都喜歡他。坦白說，香港人誰會跑去澳洲唸地理？所以系裡雖大，卻只有我一個香港人，十分孤單。偏偏唸這科必須到處考察，森林、原野無所不去，我人生路不熟，連哪裡集合都不知道，與同學又未熟絡，心裡煩悶，只好什麼都跑到老師跟前問。就這樣，我倆反而熟絡起來。

查和太太都是基督徒。兩人在中學時就認識，去年剛慶祝結婚四十週年。他太太多年來在監獄教女囚犯插花，並藉此傳福音。他則在大學教了幾十年書，退休後專注教會事務。認識他們的時候，我還是一個初決志的屬靈「嬰兒」，對信仰迷糊，但熱心，也信耶穌是神。我們很少談神學，但很多話題都牽涉教會。我對耶穌和基督徒的形象，就在那時建立起來，並且到現在遇到多少不對勁的事，都沒有改變。後來我也發現，我接待朋友的模式都似他們。那時遇著假期，我會跑到他的家學種花和煮西餐，偶然也會住上一兩天，到西人的教會崇拜（雖然不太聽得懂講壇信息）。每次去澳洲我都會找他，重遊他親手栽種的秘密花園，偷得半天浮生。

有這樣一個老朋友，對我幫助甚大。因為我現在走的路，擁有的心情，他們早已經歷過，並且處之泰然。我常常告訴我很有憂慮老了沒錢，他就給我定心丸：「不怕不怕，沒錢也可以過得很好，生活素質跟錢沒有關係的，我就沒有發達過。」我什麼都跟他講：失戀啦、有人追啦、阿媽不讓行浸禮啦、香港空氣很差啦、工作辛苦啦……，他很少給意見，除了一次覺得某個男孩不好，叫我小心之外。某程度上，我聽他的話多於我媽的話。我羨慕他能掌握自己的生活，也很想自己老了能像他們。他退休以後過得安穩，幾乎全靠幾十年不離不棄的信仰和婚姻生活。想起他，總想起那時比較寫意的校園生活，那是一段做事以後就封了塵的記憶。

雖然我已長大，而且會得照顧自己，當日的屬靈「嬰兒」，幾乎變為屬靈「油條」了。但他待我一如小孩，見面時總會買雪糕給我（事實上我真的喜歡吃）。我慶幸在那段對人對事都不成熟、卻又躊躇滿志的青春時期，有他接納我的稚嫩和軟弱，使我多了成長的空間。他說沒有什麼大不了時，我相信的確沒有什麼大不了。我這位老朋友，說到底，是天父安排在我信仰之旅上的要員。在我對耶穌和教會還沒有認識時，得以從他身上窺見信仰的內涵和價值。他是我一位難得的好朋友。

(作者於荃灣堂聚會)

## 靈思一刻

# 不一樣的一樣

● 謙柔 (荃灣堂)



我們的背景不一樣，喜好不一樣，選擇不一樣……不過，因著相信同一位神，我們還是走在一起。也許，「聖徒相通」就是這麼一回事。